

我的恋人 不是人

The Miracle Love

郭敬明 主编

恒殊王浣
千觥歌茗小满
林擒之花三千笑容

长江文艺出版社
CJ

我的恋人
Escape 不是人
from New
文/恒殊图/至浣 *London*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恋人不是人/郭敬明主编. --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 8
ISBN 978-7-5354-4852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漫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J228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67734号

我的恋人不是人

郭敬明 主编

选题出品: 郭敬明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

项目统筹: 王 骞

责任编辑: 赵 萌

特约编辑: 吴 蕾

助理编辑: 简 宇

装帧设计: ZUI Comic

封面设计: Kim

封面绘图: 王 浣

内页设计: 金永勇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媒体运营: 李楚翔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10

传真: 027-87679300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*1230毫米 1/32

印张: 10.5

版次: 2014年8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 50千字

插图: 335幅

定价: 22.8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THE MIRACLE LOVE

我的恋人不是人

文 / 恒殊 图 / 王浣 P5

陌生的我与亲密的你

漫画 / 千隆 P23

罪爱

漫画 / 林檎之花 P57

爱神 SOS !

漫画 / 三千笑容 P121

ONE DAY

漫画 / 小满 P177

旋转木马

漫画 / 歌茗 P247

《我的恋人不是人》

幕后制作档案 P330



最世文化
Shanghai ZUI co.,Ltd



我的恋人不是人

“爱情”是从古至今长盛不衰的主题，我们看了太多人世间的爱恨情仇，自己或许也已经历过几段或甜蜜或心酸的恋曲，在这样的前提下，还有什么样的故事能让我们眼睛一亮？

假如——“我的恋人不是人”？

那么他和她的故事，不管是两小无猜的关系还是意外邂逅的姻缘，不管是初恋的感觉还是不知道第几次的心动，不管是平平淡淡的交往还是惊天动地的激情，都将与你熟悉的故事有所不同。

这是因为——“我的恋人不是人”，而是“暗夜中嗜血的贵族”“相爱相杀的优雅贵公子”“掌管爱情的秀逗男神”，甚至是“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他”……所以，那个热恋中的少女，所要追寻的幸福恋情，注定会充满了奇迹的内容！

虽然——“我的恋人不是人”，但甜蜜欢乐的邂逅、刻骨铭心的约会，以及牺牲自我的拯救……一切经典而又浪漫的爱情桥段，仍会带给你最真诚的感动。

《我的恋人不是人》，这是《最漫画》2014年的终极企划，由众多人气作者合力打造，话题满点、充满惊喜和回味的爱情短篇漫画故事集。

这本漫画故事集由王浣绘制精美封面和华丽插图，吸血鬼题材专家恒殊撰写卷首短篇小说，加上五位新锐漫画家联袂超量奉献的精彩漫画故事。

其中千属带来弹幕级吐槽的体贴美少年，林檎之花贡献百变求爱手册的脱线贵公子，三千笑容笔下的搞笑爱神高举真爱无敌的大旗，小满则娓娓讲述同级生告别后的青春伤痛，而歌茗的故事主角则是充满童话浪漫诗意的梦幻王子……

相信我，一口气看完这六个完整故事，你的“爱情阅历”一定会打开新世界。谁说恋爱一定要是两个“人”的事，那些惊心动魄，那些缱绻缠绵，在另一种恋人面前，会满足甚至超越你的所有幻想。这是女孩们憧憬的最浪漫的爱情，最不可思议的恋人。这一切，尽在你前所未见的奇幻爱情短篇集——《我的恋人不是人》！



THE MIRACLE LOVE

我的恋人不是人

文 / 恒殊 图 / 王浣 P5

陌生的我与亲密的你

漫画 / 千屋 P23

罪爱

漫画 / 林檎之花 P57

爱神 SOS !

漫画 / 三千笑容 P121

ONE DAY

漫画 / 小滴 P177

旋转木马

漫画 / 歌茗 P247

《我的恋人不是人》

幕后制作档案 P330

我的恋人
Escape 不是人
from New
文/恒殊图/至浣 *London*

我从未见过星空。

我是说，真正的星空，“布满闪烁繁星的深蓝色夜空”。在图书馆布满灰尘的角落里，我在一本被人遗忘的历史书上读到了这个句子。书上记载了一首关于夜空的古老歌谣。

我大为震惊。

因为在我们这里，夜空是红色的。一种令人作呕分布不均的铁锈色胡乱贴覆在三万英尺高的“天空”上。那是“新伦敦”的人们假想出来的天空，花了几十个纪元不断设计、修复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。简单来说，它是一个功能完备的防护罩，类似于某种大气层的存在，把“新伦敦”——本星系中最后一个还在苟延残喘的太空城市——人类最后的庇护所，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。

但防护罩并不能拯救日渐衰败的“新伦敦”。近年来，城市膨胀的速度加快了。它的内部正在坍塌。很快，也许是几年，也许是几个月，或者几天之内（从以往的经验看来这并不罕见），“新伦敦”也会和宇宙中曾经存在过的其他太空城市一样，燃烧爆炸。

距离我们最近的人工城“巴黎”爆炸不过是十几年之前的事情。迄今为止，每年一到那个恐怖的日子，所有电台都会全程播放那段录像。那真是骇人极了。大爆炸持续不断，产生巨大的能量，连“新伦敦”外围坚固的防护罩都失去了效用。大片大片的土地被烤焦，海洋被蒸发，直到科学家们设法升级了新的防护罩，这场浩劫才总算结束。但“巴黎”的爆炸仍未结束。

在防护罩之外，它继续兴风作浪。那里有无数和它一样正在爆炸的人工城市，仿佛无数个闪闪发光的太阳，它们疯狂燃烧直到能量耗尽，然后变冷、变黑，成为一群死气沉沉的棺材，装载着城市文明的废墟，在太空之中游荡。

这是所有太空城市的宿命。

毫无疑问，“新伦敦”也将如此走向灭亡。

见到帕里斯的那天傍晚天空正下着雨。老天！当然不是真的雨。我们根本就没有天空，记得吗？所谓的“雨”，不过是科学家们为降低逐渐升高的地表温度做出的补偿措施罢了。

不过，空气总是湿润的。伦敦城雾气缭绕，连头顶上令人厌恶的红色也显得深沉了些，

就好像凝固在那里的铁锈被化开了，丝丝缕缕地弥漫在空气里，带来一丝腥甜的气味。

当帕里斯向我走来的时候，我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。

“嘿，小子。”他在窄巷对面招呼我。

我厌恶地抬起头，看见了一个时髦的家伙。他穿着西区那些大人物式样的黑色长大衣，雪白的衬衫一直扣到领口。在我们东区，尤其是白教堂一带，可没有人这样穿衣服。这里有很多港口和码头，在从前，我是说在这场末日浩劫还未开始的时候，当本星系中还有其他充满生命的人工城市存在，商用飞船和伟大的战舰从这里启航，驶向星辰大海。后来——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伴随着外围防护罩一层层地加固，东区港口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，只剩下维系城市命脉的巨大工厂还在运行，把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基因、毫无污染的食物、空气和水源送到西区——只有那里才有资格被称为“伦敦城”。而遗留下来的废水废料、垃圾、不合格的残次品——总之所有西区不要的东西，就构成了东区，一个藏污纳垢的耗子洞。

“我不是他 × 的小子。”我回敬他，用东区人特有的、老鼠一样凶狠的眼光瞪过去。

西区的家伙眯起了眼睛。他看了我一秒。

“抱歉，请帮我个忙。”他匆匆开口。

也许对方那个“请”字起了些作用，我皱起眉头。

“拉住我的手，快点。”

我没办法拒绝。因为那家伙已经走近，不由分说抓住了我的手。两只手。我们的四条手臂组成了一个圆环。就在这个圆环闭合的一刹那，奇迹发生了。

我感到一股电流在手臂间流淌、循环。开始是极其轻微的酥麻感，我惊呼一声，但我能够闭上嘴巴之前，手臂上传来的电流瞬间加大了。强烈的眩晕导致我视线一片模糊，我张了张嘴巴，但是什么也没叫出来。我只能看到面前那个瘦长的黑色影子，他的黑发一直在往下滴水，但是我却看不清楚他的脸。

反倒是远方的景色更加清晰。我听到一阵细微的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像是雨声，但是雨几乎已经停了。

是蜘蛛。八条细腿、一只眼睛的金属探测器。我曾在父亲的实验室里见过这些东西，它们一般出现在西区，供那里的大人物们差遣。但此刻，在这个古怪的西区男孩出现在我面前之后，它们同样出现在了薄雾笼罩的白教堂。

蜘蛛们争先恐后地从墙角间、屋檐下闪出，“咔咔”地转动着金属探测镜，在潮湿

漉的空气里读取数据。有几只几乎爬到了我的脚上，但它们只用细长的金属触手碰了我一下就离开了。没有一只蜘蛛碰触到男孩。似乎他根本不存在似的。

这一奇特的景象持续了大约一分钟。之后蜘蛛们就像刚刚出现时那样，一股脑消失了。窄巷再次回归静寂。陌生人松开了我的手。

手臂中流通的电流就像蜘蛛那样突然消失了。我猝不及防，几乎一头跌倒在陌生人怀里。

“谢谢你。”陌生人扶住我的胳膊对我说。

“去你×的。”我一把推开了他。我晕头转向，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。我只知道一点，就是当他松开我之后，我就感觉不到任何电流了。

他摇了摇头。

“抱歉我弄错了你的性别，但你全身上下可没有一处像个姑娘。包括你使用的语言。”

“你没资格教育我。”

“当然，抱歉。”他微微一笑，“谢谢你，再见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我猛地拉住他的胳膊，但仍没有感觉到之前的电流。

他诧异地回头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，“蜘蛛为什么要追你？”

他看上去愈发诧异了。

“你知道蜘蛛？”

“我父亲改良了第十三代探测器。我是说，他曾经在……实验室工作。他死了。”我吸吸鼻子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关你屁事。你他×的到底是谁？刚刚那个能量场……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他再次仔细地看了看我。

“帕里斯。”他对我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帕里斯，我的名字。”

“我以为巴黎⁽¹⁾早就爆炸了。”我吹了声口哨。

陌生人露出了微笑。

“这里也快了。”那个微笑合拢了。

(1)巴黎(Paris)作为人名译成帕里斯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不想死。”他说。

我也不想。虽然死亡并不可怕。在巴黎爆炸的全息录像上，我看到人们瞬间变成烟雾消失了。尽管那些尖叫声让我起鸡皮疙瘩，但我想我可以堵上耳朵。

“人迟早会死。”我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我不会。”帕里斯看着我的眼睛，重复了一遍，“我不会。”

3

父亲死的时候我十一岁。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。

有人说他只是失踪了。在我们这里，顶尖的科学家们时常会“失踪”。人们说，他们大概是私下里制造出了什么违禁的时间机器，然后从这个腐朽罪恶的都市远走高飞了。走运的浑蛋！人们总是这么说。

但我知道父亲死了。确确实实地死了。因为如果他没死的话，他就决不会扔下我一个人。

父亲死后我立即离开了家。我不想继续在蜘蛛的监视下像笼子里乖巧的金丝雀一样生活。我来到无人管辖的白教堂，和流浪儿抢食，与乞丐盗贼为伍。当你对生活毫无期望的时候，也就不会遭遇失望。五年来我改变了自己的习惯、外形及一切，甚至是口音和说话方式。

所以我还活着。

我本以为自己会这样一直浑浑噩噩地度过世界末日。直到我再次看见蜘蛛。它们的样子和我记忆中有细微的差别，估计已经升级换代。但它们监控与搜捕的首要功能还是没有变。它们在找的人正是面前这个叫帕里斯的男孩。

“所有人都会死。”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。

“我不会。”

“难道你他×的不是人类？”

“我不是。”

我翻了个白眼。见鬼的西区浑蛋！

这浑蛋抬起头，在薄雾中巡视四下的景物。它们包括：高耸林立的丑陋工厂下面漆满涂鸦的破败砖墙，成百上千的塑胶垃圾袋，还有道路中间一个硕大的污水坑，里面漂浮着

半只鸽子的残骸。

“这里就是白教堂？”他问。

“只缺一个开膛手杰克。”我耸耸肩。

他露齿而笑，“你怎知我不是？”

“你不是这里的人。”我的耐心已经快耗尽了，我抱起胳膊，“说吧，你到底他×的从哪儿来？”

“西区。”

“这连那半只死鸽子都看得出来。”

“我是个吸血鬼。”

我差点儿被自己的一口唾沫噎死。这个玩笑实在是太蠢了。

对方耐心地看着我，直到我的大笑和咳嗽声一起停止。

“吸血鬼——我的‘造就者’这样称呼我们。”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“我们只是城市的试验品之一。”

造就者。我听过这个词。东区人统一称呼他们为“科学家”，但他们往往喜欢称自己为“造就者”。因为他们造就了这些飘浮在太空之中的人工城市，以及城市中的一切，就如同上帝之手——我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。

“试验品？就好像蜘蛛那样？”我撇了撇嘴。

“就像蜘蛛。”帕里斯点点头，“造就者在我们的体内植入了‘阻断’。”

“阻……什么？”

“人的身体就好像是一座精准的时钟。”帕里斯解释，“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运行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的身体逐渐衰老，最终停止工作。一个‘阻断’就好像一块绊住表针的小石子。人体这座时钟并没有坏，它只是永远被停在了那一刻而已。”

“这块小石子还产生了某种能量场。”

“没错。”这一次对方没有惊讶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“你知道的事情很多。”

“远远不够。”我眯起眼睛，“原因呢？”

“造就者希望利用我们的‘永生’来对抗时间。看世界末日到来之前，人类生存的几率能有多大。”

“你不想死，所以你逃出了实验室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所以蜘蛛在追你？”

帕里斯耸耸肩膀，不置可否。“还有其他问题吗？”他问。

我想我应该怜悯他。为了体验死亡而赋予永生。真讽刺。但此刻我的大脑完全被另一件事所占据。我当然还有问题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：

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

“因为你父亲希望你知道一切，佐拉。”

4

“你说谎！”我努力保持镇静，但胸腔里心脏狂跳。

“你是佐拉，佐拉·斯塔波恩，是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

“我猜对了，是不是？”西区男孩急切地开口，“我本来根本猜不出的。你的样子全变了。芯片的记录中你是金发，你眼睛的颜色也变深了……”

“芯片？”

“这里。”男孩用食指戳了戳胸口，“在我的‘阻断’上面有一个秘密的记忆文件。里面存储着关于你的全部信息和一个指令。”

“什么指令？”

“找到你，然后……”

“然后什么？”

“带你离开‘新伦敦’。”

我知道他是在信口开河。因为逃离新伦敦根本不可能构成一个命题。这座岌岌可危的悲惨城市就要爆炸了，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外扩张。逃离新伦敦意味着赶上时间的速度，逃离新伦敦意味着回到过去，回到地球毁灭的那一刻，人工城市从宇宙中诞生的那一天。

这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我立刻忽略了它，此刻我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。

“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斯塔波恩爵士就是我的造就者。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我不知道！我想冲他喊。这一切一定只是一个圈套。一个精心谋划的骗局。骗我回到

之前那个金丝雀的笼子里，用最残忍的手段慢慢折磨我、杀死我。一定是的。我决不能相信他说的任何一个字。

帕里斯只是悲伤地摇了摇头。

“对斯塔波恩爵士，我和你怀有同样的感情。”他慢慢开口，“在五年前的一次死亡实验之中，我受了很重的伤，自我修复功能始终无法启动。在他们决定遗弃我的时候，斯塔波恩爵士救了我。或者说，是他‘选中’了我。他更换了我的阻断，并在上面安装了一枚记忆芯片——当然，这些事情我当时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因为当我恢复知觉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”

“他死了。”我紧紧咬住嘴唇。

帕里斯点了点头。“你知道原因吗？”

我睁大充满泪水的双眼，茫然地看着他。

“想想看。存储在这枚芯片上面的指令。”他再次点了点自己的胸膛。

我狠狠抹干眼睛，皱起眉头。

“他让我带你走。因为他终于想出了逃离这座城市的方法。”

“为什么他自己不带我走！”我的声音含着哭腔。

“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他绝不可能离开实验室。”帕里斯叹了口气，“而且我也是直到最近才发现了那枚芯片的存在。斯塔波恩爵士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，他把一切都提前想到了。如果我五年来找你，那么必然会引起注意，导致计划失败。但即便是五年后的今天，我的一切行动也仍在蜘蛛的监视之下。顺便说，他们也知道你躲在白教堂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所以我今天才出现在这里。但我一开始是真的没有认出你。”帕里斯笑了。

“他们会来抓我吗？”

“暂时还不会。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就完蛋了。”

“刚刚……你是如何避开蜘蛛的？”

“你有什么感觉吗？”

“我感觉到……一股电流……”帕里斯再次拉住了我的手，“对，就像这样……见鬼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！”

“蜘蛛有眼睛，但并非靠视觉区分目标。”男孩松开了我的手，那股熟悉的电流刹那间不见了，“它们靠的是能量场。任何物体都存在能量场。而我刚才所做的，就是暂时混

消了我们两个的能量场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第一次是这样。但蜘蛛的系统更新非常快，我不指望第二次还可以骗过它们。”

“那我们可要抓紧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逃离新伦敦。这不是我父亲给你的指令吗？”

“是这样没错。”帕里斯吞了口口水，露出一个尴尬的表情，“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具体该怎么做。”

5

我清了清嗓子。“既然如此，再见了，吸血鬼先生。”

帕里斯愣了一秒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刚刚几乎要相信你。”我吹了声口哨，“你真应该再努把力。”

“你以为我……不，佐拉，刚刚我一个字都没有骗你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看在你父亲的分儿上，你必须相信我。”

“见鬼，这座城市马上就要完蛋了！相信你，我他×的能得到什么好处？”

“也许我们不会死。”帕里斯凝视我的眼睛。

“也许你不会。但我可是无论如何都会死的。我只是个普通人类。”

“你是佐拉·斯塔波恩。斯塔波恩爵士的独生女。”帕里斯说，“我体内只有他放置的一枚芯片，但你体内流淌的却是他的血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在本星系里游荡了九百年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死亡，再次重生，再次死亡，再重生。我没有思想，也没有灵魂，和这些人工城市一样，只是一具日益腐朽的躯壳。但是斯塔波恩爵士却给了我一个活下去的目标。”

“那是你撞了大运，恰巧赶上他心情愉悦慈悲为怀。”

“不，斯塔波恩爵士为你而骄傲。”帕里斯拉起了我的手，温暖的电流再次通过我的手心涌入四肢百骸。我像被电击似的猛地打了个哆嗦，但是对方并没有因此而放开我。

“是的，他并没有告诉我该怎样做。他只是让我去找你。因为他大概知道，他能够领